

第七棵柳树

矫健 DI QIKE LIUSHU DI QIKE LIUSHU



矫健

第七棵柳树

DIKKE LIUSHU

责任编辑：邢庆祥

封面设计：陆震伟

第七棵柳树

矫健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书号：10078·3597 定价：1.10元

序

峻 青

一九七四年，当祖国的天空，还依然笼罩着浓重的阴霾的时候，当我还带着刚从“四人帮”的监狱里出来不久的那种激愤郁闷的心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胶东故乡的时候，我的一个也在上海工作的老朋友的儿子，从他插队的那个村子里——离我的村庄不远的娇家泊村，赶到我的海阳故乡河南村来看望我。这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同时，也向我讲叙了许多当时胶东农村的情况，表示了他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几年前还和我的孩子在上海街头打群架、翻墙头的顽皮孩子，在狂风暴雨般的生活的海洋的激荡中，突然长大了，成熟了。他对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对农村各种各样的人物，非常了解，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我高兴地看到：这是一个思想敏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青年。同时，我又明显地感到：在生活激流的猛烈冲击下，一种要把它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创作欲望，正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强烈地增长着。这既使我高兴，又使我不安。不言而喻，在那个时候，当几乎所有的作

家和作品，全都一律被批判、打倒，反映社会和人生的文学创作，被世人认为是最危险的职业时，居然还有人试图选择这条道路，确是不能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安的。

我希望这是我的错觉。

但又希望它成为事实。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一本题为《第七棵柳树》的短篇小说集的清样，摆到了我的面前。

这本短篇集的作者，就是前面我说到的那个青年。

——他的名字叫矫健。

他要我为他的这本短篇集写一篇序。

我十分高兴，而又感慨良多。

矫健，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了。几年来，他在胶东丰富的肥沃的土壤上，脚踏实地地生活着，工作着，以坚韧的毅力，用他那勤奋的笔，为我们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有着浓厚的胶东泥土气味的作品，赢得了人们的注目和喜爱。

《第七棵柳树》，只不过是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

这些作品，有的，过去我已在报刊上读过了，但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读到，特别是集中起来读，还是第一次。当我集中地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仿佛又置身于我那风光秀丽、民风淳朴的胶东故乡，呼吸到了那带有海腥气味的胶东山野的清新空气，听到了那熟悉的亲切的令人心醉的胶东乡音，看到了一个个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淳朴善良、憨厚勤劳的乡亲们的身影，那山坡上的村

庄，那石头垒成的房屋，那农舍烟囱中的缕缕炊烟，那渤海湾里的滚滚白浪，那马石山上的郁郁青松，那象绯色的云似的十里杏花，那染红了山野的秋天的柿叶，那群峰顶上的晚霞，那村边林中的月光……

哦，我的心强烈地颤动起来了。

我真的禁不住要说：感谢你，矫健，你用你那质朴而优美的笔，为我们描绘出了如此迷人的故乡农村风情画面，为我们展示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鲜明农民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故乡农村生活的历史进程，敏锐地提出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和教训。如此热情地讴歌了美好的心灵，也如此强烈地鞭挞了丑恶的事物

这些作品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这本短篇集中写了不少形形色色的农村人物，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富有性格特征。读着这些作品时，我们仿佛感觉到他们就活跃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生动的表情，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人物形象，不但生动鲜明富有特征，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这样说，矫健作品的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于他塑造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说，他不只是一般的写出一个人物和几件事情，而是高度概括的写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比如《老霜的苦闷》中的田老霜，《老茂的心病》中的田老茂，《快乐的画家》中的老范，《农民老子》中的老牛筋，《好人难当》中的“漏壶”……

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既看出了他们个人的气质、性

格，又看出了历史的烙印，时代的共性。

这些人物的作为和命运，是如此值得同情和发人深思。读着它，我曾不止一次地发出了笑声，而又不止一次地掉下了眼泪。

典型的生命是永恒的。

为此，我想：矫健笔下的有些人物形象，将和其他一些成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是会经受得住时间的磨练而长久地活跃在读者的心中。

但矫健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总是在作品中，通过这些具有典型意义人物的性格特征、生活斗争以及人生经历和命运，提出、阐叙或暗示一些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历史教训，发人猛省，给人以启迪。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总是要情不自禁地激起内心的强烈震动，总是要情不自禁地掩卷沉思，总是要情不自禁地回味和探索许许多多值得深思值得玩味的问题和教训：

农民老子为什么不要拖拉机耕田？

老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心思？

老霜为什么有那么沉重的苦闷？

“漏壶”为什么会感到好人难当？

从矫师傅的请客一事中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

由此也可看出：作者是一个目光敏锐而又善于思考的人。他能够在一般人们所不注意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表面的

生活现象中，发掘出那些内在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用他那含蓄的笔触，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它揭示出来，触发人们的深思。

说到语言，矫健的文学语言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

这特色就是生动简洁，朴素优美而又幽默风趣。

有些人喜欢在作品中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搬弄一些时髦的名词，哗众取宠借以唬人，但那效果恰恰适得其反。谁都不会去欣赏那种擦了过多的脂粉的矫揉做作卖弄风骚之态。

因为那不是美。

质朴才是真正的美。

矫健的作品，就具有着这种美。

他的文学语言，给人以一种不事修饰丽质天成之感。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是来自于生活，而又经过了艺术的消化、提炼。所以他的语言是生动的语言，活的语言，准确简洁的语言，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因而也是朴素的优美的语言。所以读起来就感到非常自然亲切。仿佛是在田间地头、场院农舍，听那饶有风趣的庄稼人在拉谈家常，娓娓动听，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

现在，为了到达辉煌的艺术殿堂，买现代派票去赶路上船的乘客似乎越来越多了。做为一种对艺术的追求，我不反对这种探索。现代人理应对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顺应历史浪潮的现代目光，我欣赏许多优秀的现代派作品中对社会对人独特而新颖的见解，以及打破了许多应该被淘汰的束

缚人的艺术想象力驰骋力的技巧，使作品、作者、读者融为一体，大大增添了文学的艺术魅力，使作品对世界，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剖解力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赞赏这种勇于尝试的突破精神，哪怕这种尝试有时是以失败为结局的。

但是，我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出于一种偏颇，传统文学目前面临着一种被降格的危机。迎面而来的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诋毁，这同样是不公正的。如同历史一样，当今的产物，与已往和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往往是昨天的延伸，而明天则是今天的发展。做为文学艺术，这种渊源深长的联系，更不能割断。谁也不能否认，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那些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灿烂的文化今天仍有着无法取代的魅力，以及是怎样深刻而长久地影响着历史和我们每一个人。打个通俗的比喻：同样是取材于山林，同样为了到达彼岸，那么，多建造几艘大船，让工匠们来多发挥一点自己的创造力，这有何不好呢？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一种对昨天、今天、明天的深刻的观察力。

我认为：在这个大的思想前提下，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技巧只是手段，一个艺术家千万不能给自己划地为牢。只要能真正地把握生活，那么，手段仅仅是表现的需要。而这种表现，又是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审美情趣，艺术功力不能分离的。

这就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作家难能可贵的、仅仅属于

自己的风格。

这也就是艺术殿堂中一个关于钥匙与门的古老而神秘的永远不会消失的真正内涵。

矫健就是找到了这样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只有他自己才能打开的门。他从胶东厚实的泥土中站起身来，沐浴着故乡的阳光和故乡的风。他沉甸甸地提起了笔，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作品的份量也是沉甸甸地。

《第七棵柳树》这本短篇集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浓厚，人物性格鲜明和具有典型意义，文笔朴素流畅，语言生动风趣，富有幽默感。

从这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作者生活根基的深厚和他的文学素养、审美情趣以及艺术表现的功力。

有没有生活，这生活根基厚不厚；有没有文学素养，这文学素养深不深；有没有审美情趣，这审美情趣高不高；有没有艺术表现力，这艺术表现力强不强。这一切，都表现在作品之中，一目了然，是藏不得半点虚假的。

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生活的赐予，是十分公正的。

矫健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些好的作品，正是生活给以他的慷慨赐予。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六九年，当矫健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时，他就从上海回到了他父亲的老家——乳山县矫家泊村插队落户。可以说，他是喝着矫家泊的水长大成人的。直到现在，尽管他已是烟台地区创作组的一个专业作者，但是他的双脚，还是深深地扎在矫家泊的肥沃的土壤里。他不是那种在农村中浅尝辄止就回到城

里永远写不完的那种浅薄儿，也不是那种拿着笔记本到生活中走马观花地看一看记一记就可以大写特写的旁观者；他是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生活的主人，是历史变革的参与者。具体一点儿说，他本人就是他的作品中的这一个和那一个。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斗争，一起同甘共苦。矫健的身上，有他们的影子；他们的身上，也有矫健的影子。

正因如此，所以他对他们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写起来是那么得心应手，生动逼真。

我们真应该感谢胶东这片丰富神奇的土地。

它培育了那么多一代又一代的创造历史创造生活的优秀儿女，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反映历史、反映生活的文学工作者。

近来，我们又不断地看到矫健有新的作品出现，特别是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影响的中篇《老人仓》和长篇《河魂》。在这些作品中，矫健以更加有力的笔锋，为我们展现了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由此看来，《第七棵柳树》的这本短篇集中的作品，还只不过是他的发轫之作，他的才华，他的生活和艺术的潜力，正如那初涌的春潮，势头必将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越来越壮观。

矫健，我们在殷切地期望着。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写于

盛暑炎夏中的上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共选入十四篇作品，其中《老霜的苦闷》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者一九六九年回山东家乡插队，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尤其谙熟不同类型的老农性格和他们的心理特征。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活灵活现，性格鲜明，很有新意，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语言有乡土味，生活有泥土气息。小说充满诙谐与情趣，颇具特色。

目 录

序.....	峻 青
农民老子.....	1
好人难当.....	21
老茂发财记.....	30
老茂的心病.....	50
老霜的苦闷.....	64
告状.....	89
队长马大哈.....	94
矫师傅请客.....	123
存钱.....	141
第七棵柳树.....	159
柿泉.....	182
奋斗记.....	203
挡浪坝.....	225
快乐的画家.....	242

农民老子

老牛筋其人

葛家庄的葛老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交往人，对了心思，就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不说。据说，他种烟叶很有两下子，常常装满了烟荷包，到大道上转悠。遇上歇脚的过路人，他就把烟荷包递过去：“尝尝。”别人抽了烟，叫一声：“好烟！”他就把满满一荷包烟倒进人家的烟荷包。假如别人抽一口烟，品品味，说：“烟不错，就是呛劲太大了。”他就一把夺过人家的烟袋，把一锅烟全磕在青石板上，嘟哝一声：“不会抽，别糟踏我的烟！”甩手而去。长了，人们都说：“葛家庄有一根老牛筋。”

老牛筋的长相打扮也很有趣。他墩实、强壮，但是个很矮。个矮吧，上身又很长，占全身比例的三分之二。清晨，他站在桥头，闭着眼睛打算生产队里的活计，一动不动。你透过淡淡的晨雾看去，桥头上好象竖起一座石碑。

他头上老是戴一顶乌毡帽，从来不洗。青年们背地里“损”他，说有一次他大扫除，用笤帚扫扫他的乌毡帽，这一

扫，竟扫下一堆虱子。虱子或许没有那么多，半斤八两的油污却一定是有的。他的屁股上，终年挂着一串东西：烟袋荷包、火石火绒、钢块铁钎——均是抽烟用品。他虽然铁板着面孔，挺吓人的，孩子们却不怕他，走到哪里，总有一群跟着。这些毛猴子，瞅他不注意，就伸手拍那一大串宝贝，拍一下，“哗啦”一响，再拍一下，又一响。孩子们轮流拍，他的屁股后面就老是“哗啦哗啦”地响。

老牛筋的儿子葛平在县里当“官”，是农机局的局长。葛局长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常常在办公室里聊天，讲他父亲的故事。他总是这样开头的：“我那农民老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典型的农民。

葛局长最喜欢讲打火机的故事：有一年，他回家看看老父亲，买了一只打火机给他。那时农村还没有打火机，这礼物送给年轻人，是最上等的。父亲伸出满是老茧的大巴掌，笨拙地接过打火机，用鼻子闻闻，玩弄了一会儿，往炕角落里一扔，说：“这玩艺儿不好使，还有一股油烟味”他摸出火石火绒，使钢镰一擦，点着了烟，香喷喷地吸一口，说：“我不信世上有比这更好的东西！”

葛局长说，他的农民老子怪脾气多着呢！不肯穿新衣服，穿上了又不肯换下来，不肯喝开水，不肯吃机磨面……总之，一切生活习惯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保守，骨子里的保守。”葛局长最后总结道，“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啊！”

保守归保守，老牛筋可是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四十

年以前，他到东山去赶集，听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的演说，回家就对老伴说：“我信共产党了。”

老伴撇撇嘴道：“你就信你自己。”

“不，我真的信共产党！”老牛筋认真地说，“你猜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打鬼子，他们减租减息，将来还要分土地给咱穷人！嗨嗨，你没去听听，人家讲的话，句句都是理，都是咱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共产党！”

不巧，第二天他的连襟来走亲戚，劝他加入红枪会。红枪会是地主豪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暗底里和八路军作对。那连襟把红枪会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入了会都是财主的兄弟，早晚财主要把财产拿到会里平分给弟兄；说什么红枪会有中央军做后台，入了会能升官能发财……老牛筋听够了，用旱烟袋敲敲炕帮，问了一句：“红枪会和八路是一股的吗？”

“哼，八路算哪门口的神？”连襟皱起眉头来，“那都是共产党的兵。谁要姓了共，早晚要砍头！你别看他们现在闹腾得欢，中央军来准拾掇他们。啊，不！俺红枪会就能赶跑他们……”

“滚！”老牛筋简简单单地说道。

“你怎的了？不认亲戚了？”

“滚！”

于是，老牛筋的亲戚中再也没有这个连襟了。后来，村里有几个参加红枪会的，夜里偷偷地开会，老牛筋转了个心眼，趴在窗台上听了听。他断断续续地听到：“暴动”、“砸区委会”……几个字，知道这帮歹徒没安好心，连夜跑到东山，把这情况报告给区里。区长拉着老牛筋的手，感激地说：“伙

计，留个姓名吧！”

老牛筋窘迫地抽出手，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你们讲理，讲庄稼人的理……庄稼人盼过好日子啊！”

说完，他转身跑了，矮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解放后，老牛筋每年都当选为队长。开始干得还行，不是当模范，就是评先进；越往后，他就越吃不开了。他总是出力不讨好，因为他认死理，怪脾气。

比方说，去年来了一批除草剂，别的队争的争，抢的抢，把药往地里一撒，草就死了，又省事又省力。老牛筋就是不肯买除草剂，领着社员们上山顶着毒日头，一锄一锄地锄了三遍地。不少人一肚子不满意，背底里戳他脊梁骨，骂他。可是，到了大年三十分红的时候，四队的劳动日拉得最高，社员们数着一叠叠的人民币，个个喜笑颜开。这时候，老牛筋就开腔了：“打完地瓜干，队长换换班。我挨了一年骂，再也不干了，你们另选队长吧！”但是选举结果，他总是得满票。社员们都信服他，因为他最会当家。就说那除草剂吧，好归好，要花钱买呀，农业成本高了，劳动日价值就低。再说，劳力充裕，给庄稼多松松土，有什么不好？这个道理锄地的时候大家不懂，拿钱的时候就都懂了。所以老牛筋年年挨骂，年年当队长。

老牛筋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要拖拉机！”

四队积累起一笔钱，有人提议买一部拖拉机。老牛筋